

名师讲语文

李海林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彈贊園充創筆
涼沁居黃金作眼食
天仁壽美人沈周



语文出版社

名师讲语文

李海林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李海林 著

揮筆圓光創筆津
涼沁居黃金作眼食
天上壽美人沈周



信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海林讲语文 / 李海林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184-946-5

I. 李… II. 李…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 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780 号

李海林讲语文

李海林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李海林 现为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洋泾中学校长。曾先后任湖南理工学院师范技能教研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言语教学论》《语文课程论稿》《语文教学科研十讲》等专著，主编《1978—2005语文教育研究大系·理论卷》，副主编《新课程语文教学论》等著作。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一等奖。

《名师讲语文》丛书

蔡 明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胡明道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李卫东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赵谦翔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程红兵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程少堂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褚树荣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邓 彤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黄厚江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李海林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李胜利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陈 军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肖家芸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严华银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尤立增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余映潮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蕻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引言·····	(1)
两个半部书·····	(2)
激情岁月·····	(6)
理性时代·····	(12)
吾师吾友·····	(15)
转折期的迷惘与徘徊·····	(50)
假如可以重新来过·····	(54)

我的语文理念

引言·····	(57)
关于语文教育研究的研究·····	(61)
椭圆形——语文教育研究形态描述·····	(62)
语文教育研究的层次类型·····	(67)
语感教学论·····	(76)
语言的隐含意义、语感与语感教学·····	(76)
“感悟”及其教学策略·····	(81)
言语教学论·····	(89)
语言专门化：语文教育的一个岔路口·····	(89)
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	(93)
面对复杂的知识问题·····	(99)
语文新课程评论·····	(111)
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	(112)
“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批判·····	(127)
创造性阅读教学的理性思考与实践分析·····	(135)

我的语文实践

引言	(146)
现代诗歌单元教学设计	(147)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教学设计	(148)
艾青诗二首教学设计	(149)
蒙胧诗二首教学设计	(153)
外国诗二首教学设计	(155)
戏剧文学单元教学设计	(158)
《雷雨》(节选)教学设计	(158)
《过客》教学设计	(161)
《等待戈多》(节选)教学设计	(163)
《长亭送别》教学设计	(164)
古典诗歌单元教学设计	(165)
《诗经》二首教学设计	(166)
《涉江》教学设计	(168)
《孔雀东南飞》教学设计	(171)
陶渊明诗二首教学设计	(174)
《将进酒》教学设计	(176)
《兵车行》教学设计	(179)
婉约词三首教学设计	(182)
苏轼词二首教学设计	(186)
评李镇西的《致女儿的信》	(188)
评余映潮的《我愿意是激流》	(194)
与窦爱君老师谈《纪念刘和珍君》的教学	(197)
由“非指示性教学”的讨论引发的思考	(205)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09)
--------	-------

《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

引 言

人的一生总是难免有许多遗憾的。当然，如果你奋斗过，也会有一些成功。大多数人，就是由这些失败与成功、奋斗与遗憾、经验与教训组成自己的人生画卷。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我曾奋斗过，现在也没有停止，但为什么这么叫人不如意；我有些许的成功，但其中夹杂着诸多的自以为是，夹杂着诸多的浅尝辄止。人生就是在一个个岔路口上的选择；我的这些选择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但可以写在这里，以此为鉴，导引着自己走好后半生的路。

实际上，我是不太想写纯自述性的文字的。捡拾自己这半生写就的文字里，极少自己来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自知绝没有“立传”的资格。总之，即使到了此时此刻，我已经在往电脑里输入这些文字，可心里还是完全没底。实话实说，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怎么写。细想起来，我也并不反感沉静下来回首往事。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蓦然回首的时候越来越多，而且我一直坚定地相信，人最可宝贵的是有自知之明，而这种自知之明几乎全部来自于“自省”。但我更愿意让这一切都沉淀在我自己的内心，我不想、不愿，也不敢示之于人，更不愿意把这些完全私人性的东西写成文字，传之于市。

但在这本书里，我不得不写了。因为这是出版社编辑的明确要求。这套丛书就是这个体例，概莫能外。好在这套丛书是讲“语文”的，只需要讲自己的“语文人生”。我可以借“语文”二字遮蔽掉一些我不愿意说、不好说的话和事，总算可以保存一些“隐私”。

但有一点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保证，要么我就不说，只要是说出来的，就肯定是真实的。我有一个博客，名字就叫“真实的力量”。照我看来，真实就是力量；真实，即使有点丑陋，也有力量感。下面是我的博客的开场白，录在这里，用以表达



我在本书第一编的主题：

我想真实地记载我在这段岁月里走过的历程。我所遇到的人和事，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做过的工作，我面对他人时的内心活动，我的理想和向往，我的欢乐和愁苦。我不能保证我把所有的真实都记载在这里，但我能保证我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我以审慎的眼睛反视自我，以坦诚的心面对大家。

文字留下来，就会随着自己的心、随着思绪和一种奇异的力量飞走。它们去了哪儿，我不知道；它们会有怎样的命运，我更不关心。我只考虑，我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坦诚的还是诡密的，是勇气还是怯懦，是坦承还是做作。

在生活中，我习惯直视他人的眼睛。我也希望他人能直视我。这样，我们平等了，我们可以对话了。当然，有的时候“直视”他人的眼睛是不礼貌的，因此，我们用博客来代替。什么是博客？博客不就是能让我们相互直视的一种方式吗！

欢迎大家光临“真实的力量”博客！我们有勇气直视他人，有勇气让他人直视自己，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我也欢迎大家走进我的语文人生。这里面有很多的教训，也有很多的感慨。如果老师们和研究者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一个语文老师的成长轨迹”之类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两个半部书

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至今不知名的老师对我的《言语教学论》的评论，他说：

在语文教学方面的立论是相当艰难的，从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要表达一种观点，要不被别人误解，要澄清别人的错误认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常常发现和自己的论敌根本没有站到一个可以交手的场子里，甚至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真正意义的反驳就已经被宣布打倒了，或者是听到了对方啦啦队员胜利的欢呼。甚至我们自己的那点思绪也会因诸如此类因素的干扰而变得错杂不堪。《言语教学论》每一次立论几乎都经历了“基本概念的确立与辨析”“常见的错误认识的纠正”“错误教育思想的批判”等步骤，最后才是自己真正要说的观点。即使在这最后一步，也还是有种种为了避免发生什么乱子的说明。这种立论是可怕的痛苦的，而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现状也是必需的，至少这样的立论有助于为我们搭建一个用于论战的拳台，可以制定出一个相对公平的比赛规则，这种规则不光需要裁判了解还需要观众了解。从事这种工作是相当孤独的。这方面，我还不知道有谁可



以和李海林站在一起。

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读了以后即引之为同道和知音。当然这不是说我真的做得这么好，而只是这位不知名的老师道出了我当时写作《言语教学论》时的一种心态，一种追求。这就是我要在研究中确立一种基本逻辑，我要用“逻辑”来抗御传统理论的强大阵势。语文教育研究存在太多的“不讲逻辑”的现象。照我看来，语文教育研究，重要的不是持何种观点，而是这种观点的来源，即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语文教育。我当时思考的结论是，语文教育研究至少应该“讲逻辑”。我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总是有意识地想靠细密的推导来展开和维护自己的立论。我不在乎同行们是否接受我的观点，但任何反对我的观点的同志必须“逻辑”地批判我，这是我对所有批评我、与我展开学术讨论的同志最基本的要求。但实际上，我所看到的许多与我商榷、批判我、驳斥我的文章，大都在开篇即给我作一个归类，然后就这个归类对我的观点下断言，宣布判决后立刻欢呼胜利。我真的很想看到有人细细地、“逻辑”地，从我的论述出发，深入到我的理论核心层，掰开我的理论内核，加以深刻的剖析，揭示出我的理论的逻辑错误，然后你再怎么批评我，我都心服口服。但这样深刻的批判文字太少了。好多批判都是在引用我的某些话语后，立刻下一个结论：这就是什么什么；然后引用某位名人的话，然后说李海林与这位名人说的是完全相悖的。这段立论就完了。照我看来，这完全不是学术，其中表现出来的对逻辑的不屑，让我深感困惑。学术研究最起码的一个标准，是讲逻辑的。如果连起码的逻辑都不讲，这个“学术”就太悬了。

讲逻辑，这大概可以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吧。我觉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总有一个最主要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顺着矛盾双方的逻辑发展往前走，就可以解释事实和历史，就可以对语文教学的问题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阐释。

回想起来，我这个“讲逻辑”的特点，应该与两个半部书有关。

我是1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应该说，大学四年我确实是认真刻苦学习的，但真要说学到了什么，还真不敢说。当时“文革”刚结束，人们都好像刚从梦魇中苏醒，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因“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一时成为社会风尚。而大学也刚刚恢复招生，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看的书更多，尤其是那些年龄比我们大许多的老同学，一天到晚苦着脸，埋头读书。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之艰苦，学习气氛之浓，同学们学习热情之高，确实是现在不能比的。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们这一批年龄比较小的同学，也暗暗加劲，不想落后。但毕竟年龄太小，虽然在考试时成绩大都不错，尤其是一些知识性比较强的课程，我们往往排在很靠前的位置，但到了三四年级，我们慢慢就显出底气不足了。我呢，大学前两三年，就是心急中胡乱半通不通读了一些书，心里总是有着很高远的志向，憧憬着未来不可限量的发展。但读书的方法不对，也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读教材觉得不过瘾，读其他的专业书又读不



懂，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晃大学时光就快要过去了。一直到临毕业那一年，要写毕业论文了，一方面觉得很新鲜，另一方面有了一位老师专门指导，我突然间沉静了下来，能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了。

我为自己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异化纵横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在热烈讨论人道主义、人性论的问题，专家们争论很激烈。当时理论研究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理论界对这样的问题很敏感，有些文章还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我在图书馆很偶然地借到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标有“内部交流”字样的一本论文集，书名好像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一口气读完两篇，觉得与我在前几年里读过的书和文章完全不同，有思想，有激情，有文采。我立刻被吸引住了，于是借回去，没几天就通读了一遍，觉得篇篇都是精华。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词汇——“异化”，我发现这本书里的作者几乎人人都要谈这个问题，而且相互之间歧异很大。我被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内涵深深吸引，于是在图书馆里搜索，凡是标题上有这两个字的文章我都不放过。当时感觉自己都读懂了，到了定毕业论文题目的时候，毫不犹豫就写下了“异化纵横探”五个字。

2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都还为自己当时的“理论勇气”感到振奋。在当时我更是不可一世，心想，就由我来解决这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难题吧！到了与导师见面汇报选题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就说我要写“异化”。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导师樊篱先生（当时好像是系里的副主任）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我记得是那种木沙发，只有沙发的样子，实际上就是凳子）。听了我的宏伟计划后他说了几句话，说的什么话我忘记了，只朦胧感觉到，他是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写，建议我改，但也似乎不是下命令的口气。那个时候，凡是不用下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的话，我都没有服从的意识，或者也许是没有明确听懂老师话里的意思，总之是毫无感觉地回到宿舍，准备写“异化”了。当时的想法，第一，要将我读过的文章里大家都在讨论、引用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找来读，大家都在引用他们的著作，那好吧，我来读读，不就清楚了吗？第二，异化问题与人的历史有关，这种历史不是干枯的编年史，而是宏大的人类史。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更多了一层思辨的底色，我应该好好想，一步一步来，想好一步再想下一步，总是可以想清楚的。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把满满三页写作提纲拿给樊老师看。樊老师当时收下来，略看了一眼，说星期三来吧。过了两天，我到樊老师家里，他还是让我坐在他们家木沙发上。他手里拿着我列好的提纲，说了几句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我知道他同意我写这个题目了，好像还说没想到我想得这么细，这么有条理。临了他要我试着读读《资本论》第一卷和《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两部书，而且告诫我不要看得太杂。这最后一句话我倒是听明白了，他是要我不要看那些不那么“马列”的书，大概就是指当时还只能“内部交流”的书吧。我点头称是，但心里并没有想这么做。回来后，还是



借来了老师指定的那两本书，下定决心要读个透了。

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抱着这两本书，硬着头皮啃，但真的读不懂。为了不太枯燥，我两本书轮换着读，事实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我发现，一方面是我水平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于是我借来不同译本对照着来读，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最有效果的办法，是先把自认为读懂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记录了一大本。每一章读完后，对照着自己记录下来的理解，再重读一遍，你会发现你能读懂的多了一点。这样逐步积累，可以慢慢读懂一章。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个月，是我这一生读书最艰难、也最认真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着急，很慢很慢地读，每天都为读懂了一点而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有成就感。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受到了“逻辑”的力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讲商品。马克思先从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开始讲起，从商品的价值实体与价值量的矛盾中，发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从商品所体现劳动的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当时读这一篇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推动着，自己顺着这种逻辑往下思考，猜测着后面的内容。马克思进行推论的内在逻辑，有时居然跟我猜的一样，这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原来所谓“论”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些和我猜的不一样，我就知道我前面的猜测错了，那错在哪儿呢？哪儿我走岔了呢？我就又回过头去，再来揣测。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快乐的。因为你会感受到一种“发现”。你不断地被作者提供的新的信息激动着，于是不断地猜测，又不断地用作者后面的论述来应证，或者应证自己的猜测是对的，或者应证自己的猜测是错的，你的智力、阅读能力不断地受到挑战。我一直用这种“猜测”的方法来读书，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读懂逻辑推导，还可以发现作者的某些逻辑错误。因为我的猜测总是顺着他的逻辑往下推导，如果下面作者的论述不符合这种猜测，那么，要么是我的推导错了，要么是他的推导错了，二者必居其一。很多年后，我曾专门研究过阅读的心理过程，在研究国外的一些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了“猜测”一词。他们认定，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猜测、对猜测的应证或否定的过程。我立刻想起了我在大学里啃《资本论》时的情景，觉得此言不虚矣。

而照我看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比《资本论》更难读。《资本论》是一本完整的书，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片段。但这部书当时被学术界提得很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来读。读了一遍，几乎啥也没有读懂。我又找来朱光潜的翻译片段，还是读不懂。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干脆把这本9万字的著作通抄了一遍。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抄书经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有点效果的。我后来总结其中的原因：一边抄一边就会思考，抄的时间要比用眼睛看的时间长，思考的时间也就长了，所以就会有效果些。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方法教给我的研究生，但似乎没有一个学生实践过。



大概时代发展了，这种办法太过于笨拙了吧。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异化”概念的思辨。“异化”只存在于思辨中，于是我知道了这个世界其实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中，一个是现实的空间、物理的空间，一个是抽象的空间、思辨的空间。很久以后，我在爱因斯坦的文集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所谓理论，说得大胆一点，它是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重建存在。这句话的内涵很深，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它的意思。后来在一本哲学史著作中读到，存在论的前提是认识论，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存在论的回答。这些很难懂的话，我都一读就懂，就是从我读《手稿》时的切身体会出发的。

回想起来，我对理论的兴趣，我的一些思维方法，都是从读老师推荐的这两部书开始的。一直到我2003年到浙江师范大学给研究生讲“语文科研方法”，我还在向学生讲授《资本论》的那种“矛盾展开法”，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根据矛盾运动方向的规律，推动自己的思考和论述向前发展，步步为营，沿波讨源，达到对事物更进一步的认识。但《资本论》我显然是读不完的，它有整整四卷，总字数估计超过三百万字吧，我只读了第一卷。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来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书，姑且算半部吧。这就是这一节的题目“两个半部书”的来源。我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就是从这“两个半部书”开始的，“底子薄”由此可见一斑矣。

激情岁月

我把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1992年我离开中学调到高校工作这段时期，称之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激情岁月”。这段激情岁月给我的总印象，是杂乱、充实、冲动而自由。

大学毕业的我，带着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上了工作岗位——湖南省华容县第五中学。我进大学的时候16岁，根本不知道如何规划人生。大学四年，我跟着大家上课，找一些自己喜欢读的书读读，基本没考虑过大学毕业后的事，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但突然到来的“大学后”生活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在一个很小很小的集镇上，离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记得8月底的一天，我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到学校报到。除了几件衣服、被褥、凉席外，我还有整整四纸箱沉甸甸的书。县城车站有专门托运行李的一个高台子，我扛着一箱书通过楼梯爬上这个台子，把书箱放在公共汽车的顶上。但到了华容五中所在的鲇市镇，所谓车站其实就是在路边钉了一块牌子，再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车站的设备了。这四箱书我怎么从车顶上搬下来呢？一只手提是肯定提不动的，



每箱书至少有一百斤吧；只能扛，但扛着书又怎么能从车顶上爬下来呢？一个人愣在那里半天，车上又上满了旅客，眼看就要开车了，可我还一筹莫展。开车的师傅大声地催促我，我一急，在车顶上直接就将大纸箱往下掀。沉甸甸的纸箱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嘿，奇怪，四只纸箱竟没有一只破裂，只有一只裂开一个角，从里面钻出几本书。我刚从车顶上下来，汽车就一溜烟开走了。

行李是从车顶上掀下来了，但怎么弄到学校去呢？东西很多，我不可能一趟搬完；如果分几次搬，我搬东西到学校的时候，剩在车站的行李谁替我照看呢？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什么的士、三轮车之类的都有，我又只能愣在那儿。愣了半天，我才发现车站旁边好像是镇政府，我有主意了。我走进镇政府大门，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而且桌上还有一台电话，就是黑乎乎的、用手来摇的那种。于是我就跟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我是大学毕业生，分配来五中工作，我的行李放在车站，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五中，让他们派人来帮我运行李。“干部”很爽快，说好。我打电话过去，一位男士接电话（后来我知道了，是学校校长），我说明情况，请求派人来帮我运行李，对方说“好，你等着”。于是就等，等了大约两个小时，一位中年男士拖着一辆板车，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李海林。我心想，怎么这么远呀，两个小时都没有走到。我心里想着要走两个小时才到学校，正担心路远，可奇怪的是，只走了五分钟就到了。原来学校就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学校正在开会，领导是开会后才派人来的。电话就在开会的办公室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位大学毕业生，要学校派车去接他。大家都说，这是谁呀，这么大的派头，还要学校派人接他来上班？

我的“语文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华容五中工作了一年，我就调到离父母更近的一所中学，华容二中。我在这所中学工作了整整八年。

后来我多次对朋友们讲，我在华容二中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刻苦的一段岁月。初到这所学校，住在一所很有点年头的房子里。房子很矮，地势又低，一下雨，四周都泡在水里，要搭几块砖头才能走上“岸”。后来虽然搬了几次，但也好不了多少。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心境”这个词有了体会。在华容二中，我的心境不太好。不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而是一种“人生的自觉”。如果说，在大学四年，我确实没有想过“人生怎么走”这样的问题。但大学毕业，分配到这样的农村中学后，我好像一下子被逼着思考“今后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了。内心很慌乱，很沉重，很悲哀，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很多想法，很多冲动，想辞职，想走门路搞调动，但很快就知道这都根本不可能。无奈中，人堕入一种“心境”中。所谓心境，其实是人与环境的一种妥协。我这种对“心境”的理解，是从我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从词典中得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我拿起了我在大学里用从伙食费中节省出来的钱买



的那些书。

我念大学的时候，学校是供伙食费的，一月有二十多块，节省一点吃，还可以剩下几块钱的。我用每个月省下来的这几块钱买书，四年下来，就是四大纸箱。那个时候书没有现在这么贵，有些书只要几角钱。这些书在大学里，大部分都没有读过。现在，可以读了。

这种心境下读书，确实是非功利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当然也朦胧地意识到读书可能是为今后的出路作铺垫的，但具体有什么作用，确实看不到。只朦胧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读书也确实是一服最有效的药，它的确能医治人生的痛苦和迷惘。在华容二中的八年，我基本上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什么事都不想，什么事都不考虑，读书吧。每天，每一小时，只要放下手头的事情，我就拿起书读。有时回父母家，进家门，打个招呼，就搬把椅子，坐到屋檐下的角落里，一直读到天黑妈妈叫我吃饭。如果有一天，有一会儿，我没有其他工作上的事情，但没有读书，也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就会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一种“犯罪”的感觉，觉得浪费了时间，有这么一点时间什么事都没有做，太亏，太不应该，自己太没有毅力了。这种自责不是基于某种责任，或者某种追求，而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恐慌，失去现在，浪费现在的每一点时光，就是失去未来，失去一切。

在这八年中，我基本上把那四纸箱书都读了一遍。很多年后，我不停地搬家，每次都要清理一遍旧书；有些书太旧了，今后也用不着了，家里又没有地方放，就想扔掉。但那段时间读过的这些书，我都舍不得。站在书架前，顺手翻翻过去自己读过的这些书，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叹，真的很认真，真的很仔细。几乎每一页书的空白处我都有勾画、摘要和批语，有些书里面还有几种颜色的笔迹，那是读过不止一遍的标记。很多年后，我专门教研究生怎么读书，我总结了读书作勾画、摘要和批语的若干种类型，以及它们各自有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我从自己的读书体会中总结的，没参考别人的。

记得是到二中工作的第二年，新学期开学不久，学校突然通知我到县里参加新教师教学比武。上哪一课，什么具体要求，都没有说，反正是星期几上午九点到县一中报到。那天到了一中后才知道，这是全县一次很大规模的教学比武活动，并非限于新教师，实际上是各个学校推荐上来的教学上比较有优势的教师。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们学校为什么要推荐我，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课教得比别人好才推荐的，因为我绝不是我们学校上课上得最好的老师，可能是其他人都不愿意来吧，或者也许是觉得我反正年轻，出点丑也没什么问题，总之是我被选送来“比武”了。高中语文一共七位老师，每人发一本书，一本教参，一个半小时备课，然后就进教室上课。课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就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我坐在教室里，看了一遍课文，啥感觉也没有，不知道该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教。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这篇课文说了一些什么，我读过去，都是大白话，但似乎什